



梁 东(北京)

癸巳恭王府海棠雅集(录三)

一

不慕天香国色名,不从嫩柳借轻盈。
胭脂雨洗淡然出,留待诗家月旦评。

二

昨夜画堂初着雨,浅深花树共辉光。
风轻日暖霞烘烂,横抹新红上海棠。

三

熏风时雨柳丝长,好客恭王列画廊。
是抹是涂是皴笔,诗家待问米元章。

浏阳终古得春先,四月芳辰溯祖传。
炮响三声飞石火,目迷五色动雷鞭。
《异闻录》述唐贤绩,国际奖歌华胄篇。
崛起炎黄圆梦日,公祭毋忘告李旻。

长沙县二中建校 60 周年纪念

高仓九颖活源泉,振铎传薪萃楚贤。
盈野蕙兰滋雨露,得春楠梓长风烟。
劫波渡尽欣回首,花甲更筹再领先。
世纪教坛新业绩,云程奋翮后超前。

王维根(浙江·杭州)

伏家芬(湖南·长沙)

参观浏阳大瑶花炮厂抒怀

——题记:资料载,花炮业者皆奉李旻为祖师,李旻浏阳大瑶东风界人,生于公元 601 年。唐《异闻录》一书,著录李旻制作爆竹事迹。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李旻生日,从业者都前往朝拜祭祀,后遂定为花炮节。

金缕曲·贺张学理导师九十华诞, 步《九十初度》原韵

湖岸常相顾。望苍松,枝繁叶茂,
却逢春雨。华盖南山披绿荫,佳景源
由湘楚。根泽水,移来乐府。吟唱清平
无数度,更赢来璀璨长堤路。花烂漫,
群芳怒。 阴晴未把斜阳误。步湖
山,神情不倦,雅兴飞度。潇洒芳园随
柳浪,竹友梅朋相聚。观喜剧,金蛇狂

舞。鹤发童颜身心健，臂擎槌、敲击新声鼓。耄耋叟，谒师侶。

丁垂赋(贵州·纳雍)

踏莎行·清洁工

人在奔忙，鸟犹困倦；星星仍眨朦胧眼。朝阳自感醒来迟，相逢早已羞红脸。垃圾逃离，尘灰遁远；大街日日新容现。甘倾汗水净乾坤，薄脏累从无怨。

余宝义(浙江·开化)

悼叶长庚将军

开化生身党铸魂，将军戎马史留痕。十年弹雨磨风骨，八载枪林育战神。客路难酬乡梓远，勋名共得世人尊。归根落叶情长在，耸矗丰碑万代存。

殷美生(江西·湖口)

赠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女士

绕梁一曲地天新，洗耳开怀最动人。妙曼红尘悲喜事，梨园犹忆旧时春！

章长斌(湖南·涟源)

罗阳：用生命托举歼-15

扬眉铸剑刺苍穹，闹海飞鲨气势宏。喜见朝霞君却去，江山日夜唤英雄。

傅祖民(浙江·丽水)

贺《中华诗教》改版

一卷清新翰墨香，诗文并茂引兴长。扶持来者追唐宋，雅韵心声国粹扬。

姜季初(贵州·贵阳)

读香港钟子美先生《崇云阁诗词钞》得句

幽怀残梦自当知，泣血哀音尽入诗。异域飘零忆梅雪，分明藕断尚连丝。

严立青(浙江·杭州)

拾荒老汉

刻面霜刀数十重，垂垂老态叹龙钟。尽多子息偏分爨，总少米薪敷足供。破烂拾来翻作宝，荒遐行去岂留踪。昨宵桥洞今街角，随遇而安夏复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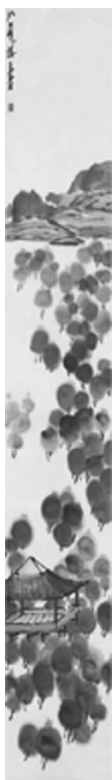
禽类营销户

三尺平台二尺砧，满笼鸡鸭杂飞禽。数声招揽扬长调，一阵刀工弹乱琴。流感袭来人迅撤，风潮消去客重临。盈亏有定从容对，几处黄鹂正好音。

范义坤(广东·广州)

遥寄甘肃战友陈浩兄

鹤鸽久自挂心怀，廿载征尘裹梦来。



细柳营邀三径雨，邻居语浣两湖苔。
舟行天水诗常咏，甲卸羊城月漫裁。
坐看重关遥万里，何当影对夜光杯。
注：余与陈浩兄分别来自湖南和湖北，在
军中亦是邻居。

王万然(广东·汕尾)

自题参禅写意画

参禅问道道何为？一柱香烟上紫微。
拂去心头多少结，惟将秃笔写余晖。

自题酒徒画

灌满葫芦踏紫烟，边行边饮过前川。
不知肚内酒无有，倒举葫芦底对天。

方锡禄(浙江·杭州)

贺省南湖监狱建监六十周年

建监六秩迎华诞，创业艰辛未息肩。
身教言传时雨化，山坡草野甫田连。
启新除恶成佳话，开道生财利故园。
执法严明遵警律，护民卫国乐尧天。

毛谷风(广东·深圳)

余姚化安山谒黄宗羲墓

密林幽迥绝尘氛，啼鸟吟虫断续闻。
海上风云屯古墓，江南花草散清芬。
迭遭丧乱山河异，小隐乡园著述勤。
博学覃思崇气节，名篇独爱诵原君。

杭州外东山弄拜谒王斯琴前辈

丹桂逢秋满弄开，诗翁健朗坐高斋。

百年口述云烟过，中夜沉吟一怆怀。

徐弘道(浙江·杭州)

画饼者

案头画饼岂充饥，买得饼来知谢谁。
不解行行劳事苦，高楼正咏日迟迟。

行香子·恭贺王斯琴吟丈期颐之寿

百载风尘，千里蹄痕，任浮沉、独
守清真。东山回首，西席敷文，晒那些
年、那些事、那些人。澄心止水，
高寿缘仁，总赢得、雅健谦尊。平湖映
月，淑气盈门，敬一盅茶、六时颂、万
年春。

注：王老住杭州东山弄，2012年有《那些人
那些事》口述刊行。

参加“春之韵”活动作

柳阴深处早闻莺，周宅吾来二度行。
春褰丕承秋褰韵，老年都似少年情。
东吴葭管九天暖，西蜀芦山一夕倾。
今日诸君联唱罢，同心肯见志成城。

注：“春之韵”由杭州《菊圃》诗社和市老干
部诗协联合在柳浪闻莺周家老宅举办。

(上接第25页徐儒宗文)

余既义不容辞，又以无暇为难。幸有诗友
陈琼先生实负选编之责，而又固辞主编之
名；余则略为过目，徒署虚名而已。然而余
与陈兄共览广大亲友所致之哀辞，则与广
大亲友深怀悲思之情，实相同也。先生在天
之灵，必将明鉴此心矣！是为序。

壬辰仲冬之月忘年社友徐儒宗拜撰

《钱明锵先生哀挽录》序

徐儒宗(浙江·杭州)

余初识钱明锵先生于西湖诗社。先生以儒商而转为诗人,余则以专攻儒学之暇旁及诗文,并同任社中副职,故先生之与余,同社同事而又同道者也。交往既频,相知殊深,乃成莫逆。继而先生以《新时代诗词》偶阙主编,屡以选编之务相托,余固辞难却,不得已勉而为之。先生既逝,余乃力辞其职,而今思之,实亦有负先生之所托矣。

余一生惟以埋头著述为务,不愿以世事为累,故对于先生所办之活动,辄以无暇为辞,少有参预,不过志在独善吾身而已;然而先生则著述之余,更能奔走号呼以弘扬传统,以行其兼善天下之志。余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先生敢言之;余所欲行而不能行者,先生能行之。是故虽为同道,而摭以践道之实,则余不及先生也远矣。

或谓先生稟性粗豪,颇为风雅之累。余谓不然。但凡交友,须辨君子小人,而不必分粗豪温雅。苟为口蜜腹剑之小人,或为媚世取容之乡愿,虽貌若温雅,实为害德之贼,避之犹恐不远,何堪为友?若为好善嫉邪、心口如一之君子,则虽粗如翼德,莽如李逵,亦不妨成为至交,何况先生之诗而侠乎!古有诗豪如李太白、辛稼轩、陈龙川者,后世尤誉为诗中巨擘。余虽未敢谓先生之诗已达诸贤之境,然而性实近之。则先生之以诗侠之质抒其粗豪之性,

又何伤于风雅乎?

或谓先生颇务名利,亦为入道之累,甚至有以“奔波求利名”相讥者。余谓不然。苟为矫饰欺世以盗虚名,或为蝇营狗苟以谋私利,则名利之害道也大矣;但若求之以道,用得宜,则名利实为入道之门耳,何害之有哉!故《孝经》有扬名显亲之训,以其能立身行道也;《大学》有生财用财之道,以其能以义为利也。先生以善于创办企业生财,可谓生财有道矣;而以其财用之于弘扬传统文化,可谓用得宜矣。则先生之好利,何害于道哉!先生虽身罹痼疾之苦,仍能奔波中外以弘扬传统文化,实至而名归之,可谓求名有道矣;而于既得之名影响教化他人,可谓用得宜矣。则先生之好名,何害于道哉!余谓好名好利如先生者,今世正患其少,何患其多也?

先生之逝也,天亦为之雨雪涕泣,而况人乎?而况深知其为人之亲友乎!广大亲友,无分中外四方,悼词挽章犹如雪片般飞来,以抒其悲哀之情。先生作为一介布衣,若非言行足以感人之深者,安能臻此!故能使人一览悼词挽章,即知先生之为人矣。然而将其选编成卷,以垂久远,则生者之任也。

先生初逝未久,其哲嗣即以主编斯《录》嘱余。 (下转第24页)

